

台灣民謠的生命力

簡上仁

(國立清華大學、台北市立師院兼任講師)

年輕時期，就間接從許老師的論述中，得到啟示，
進入師大音研所後，更直接獲取您的教誨。使我在
民族音樂工作的道路上，有更寬廣的視野，走更久
遠的路。 老師！謝謝您。 在您七十大壽佳時
謹以生生不息的「台灣民謠的生命力」
敬祝 老師 永永遠遠 萬壽無疆

學生 簡上仁 謹呈

「思想起！三百年前祖先姻(in)就知，台灣是一個好所在，
大家堅心對這來，開墾家園傳下代。．．．．．
開始的時，也無鋤頭可掘田，靠著雙手挖土飼子來大漢。」

已故的恆春老民歌手陳達，曾在「雲門舞集」(林懷民先生創辦)演出
「渡海」的舞劇中，這樣的唱著。

當然，在台灣土地上代代相傳的人們不可能是吃土長大的。然而，陳達
這段歌詞背後所象徵的意義是：我們既然冒著生命的危險，離開難以生存的
老故鄉，渡過黑水溝(台灣海峽)來到的台灣。那麼，我們就必須認同這塊
土地，與她結緣，才能建造出一個美麗的新家園。的確，人們用心地在其生
長的土地上經營，久而久之，自然會孕育出象徵其情感和土地特質的文化。
換句話說，文化裡蘊含著土地恩賜給我們的感情與養份；也蘊含著人們在這
塊土地上的思想和各種行為的生活內涵。總之，人、和文化，三者若能緊密
地結合在一起，那麼，就自然能產生無限的生命力。

■民謠是傾吐歷史生命力的聲音

民謠是一面反映時代背景的鏡子，紀錄著一個地區的人們在不同時代的思想信仰、情感性格、風土民俗、社會現象及政經演變等生活內涵。簡單的說，民謠本身就是一種傾吐著歷史生命力的聲音；民謠的歌聲中流露著人們用血汗求生存、闢家園、建立社會和國家的生命力量。台灣民謠象徵著原住民、福佬與客家等各語系族群，數千百年來慘澹經營的文化結晶，自然也蘊藏著台灣人們堅韌而豐富的生命活力。

福客漢人從唐山來台開墾之初，係以嘉南一帶為開發的根基地。這個地區也成為早期原住民和漢人合力開拓台灣家園的好地方。在台南縣境內的平埔西拉雅族，每年都有一次追念祖靈、祈求安順的「夜祭」儀式。而大內鄉頭社村的平埔族，通常係在農曆十月十五日舉行夜祭祖先神「阿立祖」的活動。當晚，族人男女老幼聚集在「公廨」，夜祭儀式過程中必須以「牽曲」，唱十首祭歌來表示對祖先神的最高禮敬。而十首中的第一首，也正是發展成福佬系民謠「牛犁歌」（許丙丁編詞）的根源。

「一、頭戴竹笠喂 遮日頭啊喂 手牽哪犁兄喂 行到水田頭

哪哎唷犁兄喂 日曝汗那流 大家協力啊喂 來打拚哎唷喂

哪哎唷啊咿啞犁兄喂 日曝汗那流啊咿啞 大家協力來打拚

二、腳踏水車喂 在水門啊喂 手牽哪犁妹喂 透早天未來

哪哎唷犁妹喂 水冷透心腸 大家協力啊喂 來打拚哎唷喂

哪哎唷啊咿啞犁妹喂 水冷透心腸啊咿啞 大家協力來打拚

三、手扶牛耙喂 來犁田啊喂 我勸哪犁兄(妹)喂 不通叫艱難

哪哎唷犁兄(妹)喂 為著是增產 大家協力啊喂 來打拚哎唷喂

哪哎喂啊咿啞犁兄(妹)喂 為著是增產啊咿啞 大家協力來打

拚」（許丙丁 編詞）

「牛犁歌」以平埔歌調為基礎，轉化成福佬系民謠，後來又增廣用途，成為配合載歌載舞的小曲；最後更發展為歌仔戲裡的曲牌——「台南調」，尤其當它應用在「山伯英台」時，則特稱之為「送哥調」。此調甚至在日治時代，隨著歌仔戲劇團到福建同安的演出，而流傳到中國大陸，更加拓廣其影響空間及生命力。

隨著台南地區的逐漸開發，許多人乃轉移南下，落腳恆春地區建立家園。當恆春發展到相當程度之後，又有許多滿懷壯志的年輕人，有的搭船繞過南台灣尾、有的假道楓港，翻山越嶺，遠赴山之後的「后山」—台東、花蓮一帶，墾殖新的天地。人在他鄉外里開創前程，向陌生環境挑戰是艱苦的！人地生疏也是寂寥的！於是，遊子們把家鄉源自平埔族的「恆春調」，填上新詞而成為「台東調」：

「來去台東花蓮港 路頭生疏(喂)不識人
希望阿娘相痛疼 痛疼阿哥(喂)出外人」

唱出了期盼在地人相扶持的願望，也藉此抒發思鄉的情懷。其後，朗朗上口的「台東調」，於1952年經由曾辛得先生改編成「國語版的耕農歌」；到了五〇年代中期又被歌仔戲吸收為「哭調仔」的一種，也被錄製成流行歌曲唱片，稱之「三聲無奈」；到了1970年，甚至被郭大誠先生填上「生蚵仔嫂」歌詞而風行一時。

「一、別人的阿君仔是穿西米囉 阮的阿君仔喂是賣生蚵
人人叫阮是生蚵仔嫂 欲吃生蚵仔喂是免驚無
二、別人的阿君仔是緣投送 阮的阿君仔喂是目矚拖窗
生做美醜是免怨嘆 人講醜尪仔喂是吃不空
三、別人的阿君仔是住西洋樓 阮的阿君仔喂是咽土腳兜
運命好歹是免計較 若有認真仔喂是會出頭」(郭大誠 詞)

「台東調」系列歌曲，隨著時間、空間、用途及演唱者的不同而有所改變，但其精神及風格卻永遠活在人們的生活之中。

■民謠歌頌著生命的意義與成長

在農業社會時代，台灣的婦女是默默耕耘，卻經常被忽略的一群，然而她們對於台灣家園的建立有著無形的安定力量。傳統的台灣婦女，在社會沒有地位，在家庭缺乏權位。她們對上必須侍奉公婆，要照料先生，對下還要養育子女。一生燃燒著生命的光與熱，卻默默的承擔，沒有怨言。台灣婦女的這種美德，我們可從母親的搖籃歌聲中，感受到她們的不凡與雋永。

南部有首搖籃歌：「搖啊搖，搖囡仔愛睏愛人搖」，扣掉虛字「啊」「仔」兩字，就只剩下九個字。寥寥幾個字，不辭勞苦的母親為了讓嬰兒進入夢鄉，

卻能不厭其煩地吟上一百遍、二百遍，直到孩兒入睡為止。光是這耐心吟唱的過程，就足以令人感受到母愛的偉大。

再以家母為例，家裡七個上下間隔不超過二歲的小孩，都在她慈祥的搖籃歌聲中長大。小時候，看到母親哄著弟妹入睡的情形，覺得母親真是辛苦又了不起。白天，為了方便處理家務及一家大小瑣事，她總是安頓幼嬰睡覺。到了晚上，她已忙得精疲力盡，正是需要休息的時候。然而，此時，幼嬰卻是精神旺盛，兩眼睜得大大的，把他安置在床上，總是哭個不停；祇有抱在懷裡，他才慢慢安然入睡。這時，母親習慣地左手緊抱著嬰兒，右手依著節奏，輕輕地拍著嬰兒的屁股，口中一而再、再而三，反覆、喃喃地哼著：

「搖啊 搖啊 搖啊 搖搖 搖到內山去挽茄

挽佬多？ 挽到一飯籬

也好吃也好賣 也好給嬰仔做度啐」

「搖啊！搖啊！」母親不斷地唸著。有時看她聲音都吵啞了！眼睛也累得眯起來了！右手也酸得沒拍到屁股。可是，她依然口中吟著：「搖—啊—搖—啊—搖啊 搖搖—！」從來沒在孩子睡著前就停止哼唱；也從來未因手酸而讓孩子掉到地上。

談到台灣婦女的奉獻與美德，由「望春風」的作曲者鄧雨賢譜曲、「六月茉莉」的作詞者許丙丁填詞的「菅芒花」，是特別值得一提的歌曲。在台灣歌謠中，往往以「花」來象徵女性，像「菅芒花」就是隱喻傳統台灣婦女有著堅忍刻苦的一首歌。

一般的花朵總是在春天開花，展現五顏六色之美，也吐露著芬芳。但是菅芒開花在冬天，既灰白又無香味，不引人注意，也不受到重視，因此有人甚至只願意稱它「菅仔草」。於是，昔時沒有地位，又要忍聲吞氣的台灣婦女，就被比喻為有堅忍意志，能抗禦寒冬的菅芒花。

「一、菅芒花 白無香 冷風來搖動

無虛華 無美夢 啥人相疼痛

世間人 錦上添花 無人來探望

只有月娘 清白光明 照阮的迷夢

二、菅芒花 白無味 生來嚙著時

無玉葉 無金枝 啥人會恰意

世間事 鏡花水影 花紅有了時
只有風姨 溫柔搖擺 顧阮的腰枝
三、菅芒花 白文文 出世在寒門
無美貌 無青春 啥人來溫存
世間情 一場幻夢 船過水無痕

多情金姑 來來去去 伴阮過黃昏」(許丙丁 詞 鄧雨賢 曲)

的確，台灣婦女默默地付出，讓在外奮鬥的男人有個溫馨安適、解除身心疲憊的家。在台灣的開發過程中，她們扮演了雖不起眼，卻是相當重要的角色。其偉大在於自然地從平凡中散發著不朽的力量。

襁褓中的幼嬰，愛聽媽媽的搖籃歌；懂事後的小孩愛聽阿公、阿嬤說故事。在許多的故事、傳說與謎猜之中，「月娘割耳朵」是相當引人入勝的一則。它把孩子們帶進遐思的世界，拉近孩子與大自然、宇宙之間的距離。筆者曾以這則傳說故事的記憶和概念，寫成幻想性兒歌「月娘勿生氣」。

「一、月娘娘 月姊姊 阮是無張遲指著您

請妳不通來生氣 攏是咱自己 攏是咱自己

二、月娘娘 月姊姊 您是阮阿姊阮是弟

請您不通夯小刀仔 割阮的雙邊耳 割阮的雙邊耳」(簡上仁 詞 曲)

在父母長輩辛苦照料下，漸漸長大的孩子，他們會走入兒童的世界，也會在嬉戲生活中學得許多童謠，其中詼諧有趣的「ABC 狗咬豬」，真是百唱不厭。

「ABC 狗咬豬 阿公仔坐飛能機

摔一下冷吱吱 叫醫生來給伊醫

醫一下腳骨大細支 醫一下腳骨大細支」(傳統唸詞 簡上仁 曲)

這種以「ABC 狗咬豬」為開頭引句的童謠，幾年前，筆者還分別在淡水和台中縣大里市採錄到兩首：

淡水：「ABC 狗咬豬 阿嬤坐飛能機

摔落洗衣機 絞一下絞一下 變豆乳」

大里：「ABC 狗咬豬 阿公坐飛能機

摔落洗衫機 絞一下絞一下 頭毛剩一支」

一首短短的童謠，隨著時光的流逝，近代的機械產品「洗衣機」也闖進歌詞；隨著不同地區的應用，阿嬤也被搬出來與阿公分庭抗禮。也就是說，童謠與民謠相同，常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轉變，展現其生命力的韌性。

■民謠背後的生命活力

現在，我們在陸橋上或地下道，偶爾會看到少許殘障的朋友伸手向路人要錢，這種乞錢方式和昔時的「乞丐」大不相同。農業社會時期，國民所得低，貧富不均，窮困者眾，乞丐人口自然也就多了一些，但昔日的乞丐們並不祇靠伸手要錢要飯。他們認為：雖然不良於行，可是「一支草一點露」，天生我才必有用。於是，他們個個練得一身「說唱（唸歌）」的技能，靠著彈唱歌謠，挨家問戶贏取銀兩。賣藝的乞丐們依著頭家的需要，調整歌曲的長短，運用自如。

「好量的頭家啊 分阮一鮮(分)錢 乎你大賺錢

囡仔好搖飼 大人吃百二 ㄟ ~」

在民間靠著唸歌說唱的藝人，除了賣藝乞丐之外，主要的就是在廟庭或街道空地賣唱的「歌仔仙」。他們靠著這項說唱故事的「軟工夫」，促銷祖傳祕方或歌仔簿。每次開場，爲了招徠顧客，他們總會先來一段以「江湖調」爲曲牌的「勸世歌」。

一、我來唸歌(囉)乎恁聽(ㄟ) 無欲撿錢(啊)免著驚(喂)

勸恁做人著端正 虎死留皮(啊)人留名(嘎)

講到當今(囉)的世間(ㄟ) 鳥為食亡(啊)人為財(ㄟ)

想斟做人(攔)著海海 死從何去生何來 ㄟ ~

二、咱來出世(囉)無半項(ㄟ) 空手戽魚(啊)攏相同(喂)

勸恁做人著打拚 惡毒害人(啊)先嚟通(嘎)

講到人生(囉)著愛想(ㄟ) 忠孝做人(啊)有較長(ㄟ)

榮華富貴不好想 總是命運免憂愁 ㄟ ~

三、我叫朋友(囉)著做好(ㄟ) 人生做人(啊)若眠夢(喂)

勸恁做人著志氣 小小生意(啊)會賺錢(嘎)

講到事業(囉)百百款(ㄟ) 恁若勿嫌(啊)這艱難(ㄟ)

我勸世人做好代 打拚的人會發財 ㄗ ～ 」

賣藝乞丐、歌仔仙，都是台灣底層社會裡，另一種生命力和尊嚴的表現。

■哭調背後的新生命

很多人會哼唱「一隻鳥仔」或「一隻鳥仔哮救救」這首歌，卻少有人知道此歌原為一首可即興填詞的民謠曲調，而最早，被稱之為「六月田水」。「六月田水」描述著：在熾熱的農曆六月，水田裡的水溫節節上升，寄生於水田中的泥鰍、小魚等水族類，為了閃避陽光的直接照射，乃紛紛游入田埂下的巢穴，以求生存。耕農者看到了這些拚命游行的小魚，感受到其奮力求生的意志力之可取，於是唱出了：

「六 六 六月田水 嘿啍當在燒

鯉魚落水(咧) 喲的喲啊 喲的喲 喲的尾搖」

藉著小水族游入洞穴的情景，喜愛幻想的人們把「六月田水」引喻為敘述男歡女愛的歌謠。後來，才又以雙關隱語把「鳥」暗喻為思念愛人的男士，三更半夜，因情侶不在身旁而輾轉難眠，乃唱出浪漫的情歌「一隻鳥仔」：

「嘿 嘿 嘿啍一隻鳥仔哮啍啍 啍呢

哮到三更一半暝 找無巢 呵嘿呵」

中日甲午之戰，滿清敗北，雙方簽訂馬關條約，清廷未經台灣人們同意，就把台灣割讓給日本。日人從台灣北部登陸，接管台灣之初，許多愛民族、愛鄉土的志士們乃組成民兵，強力抵抗日閥佔據。然而，日軍是相當準備而來的，民兵從北部節節敗退，後因彈盡援絕，終於在諸羅山(嘉義)一役失守，英勇志士們祇好含淚分手。傷心的志士彼此相勉，留著青山在，總有一天可收復失土。於是，大家把鳥巢比喻為美麗的台灣家園，把原本優美中帶著些許感傷的「一隻鳥仔」旋律填上另一段歌詞，唱出痛失台灣之無奈。

「嘿 嘿 嘿啍什麼人(啊)予阮弄破這個巢 啍呢

乎阮掠著不放伊干休 呵嘿呵」

長期以來，台灣土地的人們已不復了解「六月田水」所象徵的奮進的生命力；也不清楚「一隻鳥仔」歌聲中的浪漫情懷；對「一隻鳥仔哮救救」背後所蘊藏的悲壯之情，也祇知之有限。反而，大多數人把「一隻鳥仔」系列的曲調，誤認為是台灣人苦痛、哀悽、悲情的表現。

在被壓抑而充滿無奈和感傷的時代裡，台灣人有悲情是自然的，但悲情並非台灣人的本質。台灣人在開拓家園之初，已培養了冒險和樂觀的精神，祇是坎坎坷坷的歷史過程中，我們把它隱藏了起來。現階段的台灣，正面臨再生與重建的關鍵時刻。悲觀，祇會讓我們消沈；樂觀，才會產生希望。如果我們以陽光替代陰霾，以自信替代畏縮，以微笑替代哀嚎，那麼，我們的家園才能一天比一天更為美好。有了這樣的概念，我把哭泣的鳥兒轉化成「一隻鳥仔笑咬咬」：

「嘿 嘿 嘿 嚟一隻鳥仔笑咬咬

看著日頭漸漸光 照著咱兜的家園 的家園

啊 嘿 嚟一隻鳥仔笑咬咬

看著日頭漸漸光 照著咱兜的家園 的家園

啊 一隻鳥仔笑咬咬 ～」（簡上仁 詞曲）

■ 唱出咱兜的新希望

先民唐山過台灣之時，帶來的最重要音樂文化禮物是南管和北管。其中北管在台灣的發展，一般民間依使用語言的不同，將其分成正音和亂彈兩種。

北管在中國北方形成之後，係以「京話」歌唱。先民帶到台灣之初，樂者亦模仿京話來演唱，稱之「正音」，意指其為正字標記的演唱形式。然而，京話與台灣福佬話的發聲的確有所差異，福佬人用京話唱北管是有點拗口，也有點混濁。於是，有些人就干脆以福佬話來歌唱，感覺順口又自然，但稱被之「亂彈」，意指其非以正字標記語言演唱。但是，後來親切又順乎自然的「亂彈」，反而被台灣的土地和人們所接受，成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本土化北管。也因此，民間才有所謂「吃肉吃三層，看戲看亂彈」的俗諺。

先民在開拓台灣家園的過程中，曾以北管的「緊中慢」曲調唱出了墾荒者的豪情—「飲酒歌」。記錄著先民白天為建立家園而流血流汗，晚上則三五好友相邀小酌以抒解白天辛勞的生活寫照。

「閒來啊 無事啊 飲酒啊 是咱人的享受

二三擺酒宴 擺酒宴啊 ～ 上工尺啊 乂工尺啊

白尾溜 黑白溜 喊輸的你著不通溜 鳴 ～」

「飲酒歌」唱出了豪情之美，也表現出台灣人樂觀奮進向大自然搏鬥的

精神。然而，隨著時光的流逝與社會的變遷，先民的這些美德已逐漸被新一代的年輕人所淡忘。為了讓年輕一輩記取先民一步一腳步的辛苦歷程，並體認先民刻苦耐勞與樂觀冒險的精神，筆者以討海人在大海中向大自然挑戰的毅力為素材，於十八年前寫了一首「討海人」，雖然已過多時，但其意義猶在，希望能以此歌與大家共勉之。

「天未光 就起床 討海的人來出門
出漁港 牽漁網 為著咱的全家人
啊 緊來去 這陣是掠魚的好時機
啊 拚落去 嘿拚咱就會掠無魚
風嚟驚 雨嚟驚 討海人勇氣最出名
海湧大 海風強 嗎無比阮的手骨勇」(簡上仁 詞曲)

台灣人吃苦耐勞、忍聲吞氣的習性，往往被誤解為笨拙，且以「戇牛」稱呼。實際上，它是大智若愚，除了克勤克儉、苦拚苦幹的精神之外，它像水櫃般的大肚子、俏美如彎月的雙角、頑皮靈巧的尾巴及斯文有神的大眼睛，都有可愛動人之處。讓孩子們與牛成為好朋友，從牛身上體認到先民勤奮的美德，進而承傳之。我想先民遺留下來的這些長處與特質，正是當今求功近利的下一代所必需學習的；也是未來台灣欲再更上一層，所必需具備的要件。希望筆者所寫的「一隻牛仔」，希望對下一代的成長能有所幫助。

「一隻牛仔真古椎 腹肚若水櫃
二支牛角彎擱翹 生做真正美
一隻牛仔真活動 牛尾會拂蚊
二蕊目睷圓輪輪 生做真斯文
一隻牛仔真勇氣 風雨伊嚟驚
托車犁田上打拚 伊有好名聲
咱佢牛仔做朋友 歡喜手牽手
互相照顧犁田土 犁出好前途」(簡上仁 詞曲)

四百多年前，原住民、福佬人及客家人共同建立了一個老台灣。四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多了一個「新住民」族群，四大語系族群並肩來打造一個美麗的新台灣。彼此「語言雖然無同款，運命註定一家人」，祇要大家和睦相處，相親相愛相幫助，再接再厲，承續著先民已奠定的基石，必有美好的遠景。

文學家林央敏，在戒嚴時期曾寫下了一首「嘿通嫌台灣」的歌詞，深具意義，惟因當時時局背景之故，使歌詞較傾向消極的「請求」大家不要嫌棄台灣。然而，今日的台灣，我們不祇不要嫌棄它，更要積極的建設它，使它成為「小而冷・小而省」，小而充滿希望的台灣。於是，筆者在林先生的同意下，將其改寫成我們共同的家園——「咱兜」。

一、咱若愛祖先 請你嘿通嫌台灣

土地雖然有較隘 蓬萊寶島真美麗

阿爸的汗 阿母的血 渥落鄉土滿四界

二、咱若愛子孫 請你嘿通嫌台灣

海湧開花吻海岸 也有田園也有山

果子的甜 五穀的香 予咱代代吃不空

三、咱若愛咱兜 請你嘿通嫌台灣

語言雖然無同款 運命註定一家人

無冤無怨 打開心窗 咱的幸福不輸人」

（林央敏 原詩「嘿通嫌台灣」 簡上仁 改詞・譜曲）